

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时候

矫 智 仁

1911年（辛亥）10月10日，在古老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，至今整整80周年了。纪念辛亥，感恩莫尽。

鸦片战争后的中国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。帝国主义横行霸道。清廷腐败，丧权辱国。帝封勾结，压榨人民，国家贫弱，战乱不已。民族灾难深重，人民饥寒交迫。当此时，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，推翻了帝制，建立了共和。推动了全国民主精神之高涨，唤起了国人政治之觉醒，开辟了新的革命发展之道路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，而且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。其创举空前，

声重寰宇，永载史册。

但是，政权又落入封建军阀手中，辛亥革命失败了。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。资本主义道路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。

“长夜难明赤县天。”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。毛泽东掌握着革命航船，绕过暗礁险滩，驱逐日寇，完成两种命运的决战，推翻三座大山，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纪元！

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、受尽欺凌和屈辱的历史结束了！

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！

中国人民扬眉吐气！

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了，解决了温饱，迈向小康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

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旷古之功，世人都在评说。

辛亥革命，迄今已80载。八十年人海沧桑，恍如隔世。往昔“千年魔鬼舞翩跹”的旧中国，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情景相照，天壤相悬，感喟今昔，莫能自己。

八十年来，多少次失败多少次奋斗，多少次磨难多少次曲折，多少人头颅多少人鲜血！

革命多么艰难，成果多么不易！

纪念辛亥，缅怀先烈和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我们要继承他们所开创的事业，踏着他们的足迹，更奋勇地前进！

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及他的品质 and 情操，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是联

结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思想感情的纽带。纪念辛亥，当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。

面对世界变幻的风云和欧美之风卷地而来的形势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重大，使命庄严。国家要富强，人民要富裕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巩固发展，反和平演变责任在肩。历史要求我们迅速把经济搞上去。

纵观全球，二次战后崛起的日本，当时之况，远不如我国今日。日本达现在之盛况，也不过专心奋斗几十年耳。搞经济建设，与日本较之，我们有党的正确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指引，有政府提倡保护、有专家发明研究、有实业家经营缔造，更有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积极、主动和首创精神，只要勇往迈进，定比日本发展速度为快。况我国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、资源、文明历史及诸方面优越条件，只

要因势乘便、振兴得法，不过转瞬间，中华必腾飞于世界，国富民足自可雄视环球。

莱州古邑，处沿海开发地域，更自当奋力搏击，争创一流，为全省、全国树之先声。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。

一个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，已是“看得见桅杆尖头”的航船，已是“光芒四射喷薄欲出”的朝日，期时可待。努力奋斗吧！亲爱的同志们！

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时，这是我所想到的。

1991年9月15日



邱绍尹给中共掖县委员会的一封信

诸位委员：

关于兄丕振的稿件，兹寄上，查收。我县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孙竹君（和他弟弟、名字忘了）、崔子久（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同盟会掖县负责人）、栾乐三、张肃九、王作民（现在还健在，是辽宁文史馆的馆员，寄居营口）、董其成、姜廷贵、任集祥、邱典五、邱子厚和我。就我所知的，当继续写稿，但不全面，且多遗忘，还希多方访查。

我写先兄丕振稿时，不禁无限感伤。回忆辛亥以前，我因家务与家人争吵，愤极未食。夜深，先兄忽自窗外呼我说：“国事这样，我们还有更大的责任等待着去做，奈何因些琐事糟踏自己有用的身子，未见我么，一病这么久，

什么都谈不到，还不戒惧……天已很晚，听我的话，睡吧！”我闻之，不觉悚然。最后他自狱中给我的遗书，更是殷殷的多方勉励，此无异以我万难负担而又必须负担的千斤重担加于我身。岁月迅速，忽忽已数十年，我究有何建树，聊以符其之所盼期，偶一触及，怆怀实深。我在历次反对各军阀的过程中，每值窘苦难堪稍萌消极念头时，便觉往昔这些刺心的言语又突发于耳边，历历如闻，不由不再鼓勇气坚持下去。即在今日，组织上虽一再告我，对我不更作任何要求，切嘱静心休养，但我对我自己，则断难无所要求，使于此有限的残年，付出其所能有的力量，作点多少有意义的事情，贡献给党和人民，庶有以对先兄于地下。

此 致

敬 礼

1962年5月15日

邱绍尹

邱 丕 振 史 略

邱 绍 尹

邱丕振（1885—1914），名天作。山东掖县（今莱州市）大珍珠村人。1903年留学日本。同盟会员、中华革命党员。辛亥革命爆发，兄弟四人投身革命并捐资数十万元。1912年光复登州、黄县，任鲁军北伐队司令兼主持山东军政分府事宜。1913年密组革新会讨袁。1914年7月8日被袁世凯杀害于济南西门外。邱丕振为革命毁家纾难，是辛亥革命期间山东著名的革命活动家，是民国初年北方讨袁斗争重要领导者之一。

（一）立志救国

邱丕振，性刚毅、言信行果、不畏强暴、不

接受任何压迫。幼时，母误施责打，丕振不服，越打其越抗拒，并出恶言。父见，讥嘲着说：“随（他乳名）长进了，已能骂其母，再长，将能打其母。”丕振顿悟其非。从此一顺母意，非常听话。

丕振家本富有，兄弟10人，是个稀有的大家庭。子弟既多，便聘请了3位先生教书。1899年，春暖花开，父宴诸师于桃园。教西文的倪师酒醉打了丕振的九弟子厚。丕振认为，倪师是他的先生，而不是其弟的先生，不应乱管他人学生，何况管得不当。愤怒之下，殴辱了倪师。教中文的孙师为此教育他，他又和孙师对打起来。于是3位先生一齐辞馆。丕振见乱子闹大，父将重责，即避至青岛，住在自家商号“公和顺”内。之后，丕振便在青岛学习德文，兼研究其他学术，同时，还常与居青名流交游，于是渐具爱国思想，诸如中国怎样才能改

变贫弱屈辱的现状等问题，时常萦回其脑中，并屡屡提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，与其兄天斋等人讨论。大家觉得，丕振是个怪人，年龄不大，但却具有喜欢探讨与自己无关事情的怪癖。居青二年，济南设立武备学堂，丕振以成绩优考入。他在武备学堂学习期间，抑强扶弱，济人厄苦，博得了多数人的好感。虽在弱龄，同学遇事，无不视丕振的态度而定从违。

丕振在武备学堂肄业二年，值山东第一次派留日学生，又以成绩优异被选。1903年到日本入振武学校。该校是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一个预备学校。这时，丕振年方弱冠，热心国事，慷慨好义，已见重于一时。丕振兄砥之，先丕振一年到日本。兄弟俩及徐霜林、徐鸿启、任集庆、孙展如等共组一“利群社”。该社表面上是个文化事业机构，实际在宣传反对满清，鼓吹革命，是个革命宣传机构。丕振

反对满清非常坚决，他的持论，主要是：满清入关，大加杀戮，史无前例；它腐败无能，屈膝请和于列强；不先颠覆清室，一切一切便谈不到。当时有一部分人盛倡君主立宪谬论，谓最适合当时的国情。丕振严争驳斥，曰：“未忘情于满清皇帝，就是甘愿继续作奴，闻有争取不做奴者，未闻有争取长做奴者，宁非丧心病犯。”

当时，丕振经常与利群社的志士，以及徐子鉴、彭青岭、丛和笙、丁维汾等人，讨论国事。他们不时集会，过从甚密。后来这些人大都加入了同盟会。

利群社在丕振的主持下做了些事情，但这仅仅是丕振留日期间，工作的一部分。当时，丕振抓的主要工作，是自身的学习。他的根本打算是在学业上取得日本陆军的最高学位，得到军事学上的深造。这样，一旦归国，更加金

钱贿清廷当局，谋一军事高位是不困难的。果有成万的精锐在手，遇有机会，猝发以仆，不难奏功。再则中国是个积弱的国家，国防问题，具有头等意义，将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建设与改革，不具有一定的学识，不会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所以丕振对学习军事知识，非常重视。其次是经济问题。他筹划创设了一个制烟工厂，倘有发展，能年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元，可使整个计划顺利完成。他还办过爱群印刷所。这两件事他依靠其兄砥之去进行。再次，是培养新知识分子。他在家乡设立一“掖西学堂”也叫“掖西公学”。以他的理想为办学指导方针，计划逐步办成专科学校，造就乡里人才，以确立革命事业之基础。总之，丕振怀着一心救国的壮志，制定了一套办法，决心认真实施，扎扎实实地干下去。

前面讲过，丕振一心想入日本陆军大学深

造。在此打算下，他于振武学校毕业后，积极准备各种功课，昼夜苦读，不幸得了严重的脑病，头巅肿高指许，不但惮于用思，即是行动稍急，或闻巨响，立感巨痛。经各医院百方治疗，卒未见效，后又转至东京市外专治脑病的“田端脑病院”疗养。适值湖南宋教仁也在该院养病，二人成了谈友，促膝倾怀，畅论国事。时宋常在日本一个杂志名叫《支那评论》上发表文章，丕振颇不以他的办法为然。丕振认为，满清纵极昏庸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亦非虚声恫喝所能吓倒；再者，革命行动是军事性的，机密为主，常宣泄于报端，实非所宜。但他思想上也受了宋的很大影响。后来丕振极赞成责任内阁制，就是宋的一套理论。

1906年由丕振主张而创设的制烟工厂——济和公司倒闭，赔了十多万元。济和公司设置在盛产烟叶的潍县。初开办时，情形极

好。出了牡丹、五福、仙鹤、福寿等多种牌子的香烟，既能畅销，利润亦厚，几乎是卖一箱赚一箱。以后突然恶化。其终于倒闭的原因：一是遭到外商英、美烟草公司的贱价倾销，大力抵制；二是家庭内部矛盾激化，丕振大兄顽固守旧，恐此公司发展，动摇他在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，因而想方设法加以摧毁；三是管理问题，丕振委托兄砥之主办，而砥之却仍在日本上学，经理贾大学遇有重要问题得打电报到日本去请示，难免有误机宜。在诸因素中，最重要的是内部问题。丕振主张把大兄星五从中破坏的情形全盘托出，教父亲得知真相，拨款再办，但砥之束于旧礼教，不肯讲兄之短，就这样糊里糊涂而告结束。经此挫折，砥之顿然灰心，厌谈国事，虽经丕振极力劝解，卒不能挽回他的消极意念。经济本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手段失败，算得什么失败？他却根本弄错误了。

但济和公司是不振的经济计划中心，砥之是他所依靠的哥哥，这些变化使他受到了极严重的打击，影响到各方面的进行。如爱群印刷所想大量出版各种书籍，并附带办一报纸；学堂想进一步整理与发展，都因此而搁置起来了。

不振的病经多方医疗始终不愈，不得已于1908年归国。不振的父亲精于中国医术，经其精心治疗，不久，不振便能做不剧烈的运动了。不振在家养病期间思谋建立足够的经济基础，以为健康恢复后，做再活动的基础。即由日本购进织网的机器10多台。时其父病故，分了家。乃与诸弟兄合办了个“元和”机器织网厂。试办一年，小有收获。但不足以解决问题。其间最大的障碍是网线也得由日本购入，延缓了资本周转的速度，不能取得特多的利润。于是不振自创了一种捻线机，经过半年试验成功。正在由青岛购来机床等设备，计划自己制造这

种机器，并自制网机，扩大规模大办时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了。这时，丕振果断地决定抛弃这些缓慢的步骤，力疾急起，作积极的积极行动。

(二) 辛亥举义

丕振屏当行装，正准备到济南去，先与那里的旧同学旧朋友相联系，再定行动办法，适往年在东京密谋国事的徐子鉴遣人来约，谓“先举胶东实较西去更有把握而有裨大局。”丕振乃偕诸弟转而东行，与子鉴共同发起创组共和急进会，以团结同志。会员渐多，推子鉴为临时会长（当时拟会员到够大多数时再正式选举，但当时工作紧张，四出奔走，永远不会有总数的聚集，子鉴遂以临时会长主持会务到底）。会内的活动费，由丕振、子鉴各分担十万元。丕振很快即筹得大宗，而子鉴落了空。

烟台是阴历9月23日宣布独立的。烟台独立司令王传炯，态度暧昧，暗通清廷，见义军打了败仗，则改悬龙旗，及闻又有一省独立，则赶换白旗。但革命党人到烟，表面上还加接待，他并且也参加了急进会，却推托兵力薄弱，不肯出兵西进。急进会见此情况，即决议在烟自行组军前进，一俟势力壮大，不怕王不俯首听命。正在筹划组织中，会内急躁分子嫌这办法缓慢，不如直接夺取王的兵权为宜，倡议变更以前既定办法，而主阳举王为都督，由会内另推出一人为司令，统帅烟军，使王徒拥虚名而无实权。这样决策后，计划乘急进会开会，王出席时，将其扣留于会内。丕振初闻此谋，曾稍加阻止，而未坚决反对，认为也有其有利的一面。而一些同志却做得太不彻底，竟把王以下的主要军官，如巡防营管带董保泰等轻易放走。他们回去立即率领自己队伍来打